

徐子方
著

千载孤愤

千载孤愤——中国悲怨文学的生命透视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悲怨文学的
生命透视

千载孤愤——

中国悲怨文学的生命透视

徐子方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载孤愤/徐子方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12

ISBN 7-5343-3833-6

I. 千… II. 徐… III. 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82378 号

千 载 孤 愤

徐子方 著
责任编辑 徐中文

出 版：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http://www.edu-publisher.com>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苏 中 照 排 中 心

印 刷：宝 应 印 刷 厂

(宝应县叶挺东路 7 号, 邮政编码: 225800)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6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202 4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343—3833—6

G · 3527 定价: 11.5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苏教版图书邮购一律免收邮费。邮购电话:025-
3211774, 8008289797 邮购地址: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江苏教育出版社发行科。盗版举报电话:025-
3300420、3303538。提供盗版线索者我社给予奖励。

引 子

在世界文化史上，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缺乏悲剧意识，这一点不仅西方人这么看，即使中国人自己也坦承不讳。近人王国维甚至把它升华为民族精神，所谓“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红楼梦〉评论》）。朱光潜先生在他那本著名的《悲剧心理学》中也这样写道：“中国人……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他们认为乐天知命就是智慧。”（该书第 217 页）这些看法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不无根据，却也自有其片面性。

应该肯定，早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就形成了

自己的民族性格。由这种性格体现出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已经达到了如此的地步：即使在天塌地裂、翻江倒海的时候，也不为所惧，没有丝毫悲观失望的情绪，而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正当“四极废，九州裂”的时候，就由女娲来“炼石补天”；遇有“洪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也有大禹来“布土填洪”；“天旱禾焦”，后羿能把毒日射落；女娃溺于东海，死后也会化为灵鸟，每天衔石不止，誓把大海填平。如此等等。《山海经》、《淮南子》记载的这些优美的神话故事，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开天辟地中形成的自信自负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后世不断地发扬光大。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就是这一精神的典型体现。在我们民族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它使我们看到了光明，鼓起了斗争的勇气。一句话，这些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民面对现实时的特殊心态。

然而，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并不能用来说明我国国民对人生的苦难（悲剧性）感受不深。谁都知道，在开辟现实人生的道路方面，发源并生息繁衍在黄河流域的中国人是异常艰苦的：水患、旱灾和南侵的风沙长年威胁，有限的黄土使得抢掠争战成了境内民族的天职。人们所受到的苦难较之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毫不逊色。对民族生存和发展前途的沉思，形成了古代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忧患

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又反过来强化了他们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用世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中国文人生命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而现实中这些目标常常不能得到完满实现又造成了他们自身价值的失落,形成了千载难泯的群体孤愤。

什么是孤愤?“孤”即缺少心灵和理念可以沟通之人,充满孤独之感。“愤”即有所不甘,不甘即表明一颗进取之心不死。由孤而愤,起于事业无成、理想破灭。所谓“既无党与,孤独而已,故其材用终不见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长号”(《韩非子·孤愤》)。此即一腔难与人言的孤愤。以此生发到社会生活各个阶段各个层级,这种孤愤又已突破了单纯怀才不遇的范畴,并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形成贯穿始终的悲怨母题。

科学地探索和把握这个母题,并把它全面、完整地传递给读者,便是眼前这本小书所要完成的任务。

毫无疑问,在内容和编撰方式上,本书不打算正面论证诸如中国悲剧特征这些专门性问题,而期望能和读者共同到更为广阔的悲怨文学海洋里遨游。悲剧而外,我们接触的东西将更多,其中包括感伤、忧郁、怨愤这些中外文学中的敏感话题。除了悲怨文学之本体外,本书还将融入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诸方面要素,并且注意宏观

通论与个案分析、纵向梳理与横向剖析之交融结合。再者，本书准备摒弃传统文学通史和各体文学史著述中已经用得熟滥的编撰方式——历史概况加作家作品评论，并将生命科学引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力图在文理渗透和边缘学科交叉方面有一点新的突破。由此，读者将在感知和把握中国悲怨文学发展大势的同时，强烈感受到充实于悲怨文学内部旺盛的生命活动，领略由它们构成的中国文人的生命样态，最终体会到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现实文化精神，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在忧患中却能高瞻远瞩、奋发努力、坚忍不拔的群体进取性。

这种进取性将在本书与当代读者之间建立起共鸣的和弦。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悲怨:永恒的文学主题	1
第一节 一则以喜,一则以悲	
——人类情感的两极	1
第二节 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	
易好	
——民族的心理趋向	8
第三节 愤怒出诗人	
——来自异域的启迪	15
第四节 万里愁云惨不开	
——亘古苦难	22
第五节 人生长恨水长东	
——悲怨洪流	33
第二章 生命:悲怨文学之精魄.....	51
第一节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一个古老的话题	51
第二节 知觉敏锐,需求匮乏	
——愁苦之本原	57

第三节	是可忍,孰不可忍? ——超稳心态的扭曲与断裂	65
第四节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 万里触龙门 ——生命力与阻力	75
第三章	文学魅力与生命层级	83
第一节	真实生命之内充 ——文学魅力的唯一来源 ...	83
第二节	人生抛物线 ——生命层级与文学	93
第三节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 独我情何限 ——深刻的反比效应	102
第四节	妙词通戏语,艳曲警芳心 ——两种生命的契合	113
第四章	古代悲怨文学的生命 样态	123
第一节	惆怅兮而私自怜 ——个体生命的关注	123
第二节	国民孤愤英雄泪 ——情感生命的外化	139
第三节	臣子恨,何时灭? ——道德生命的凝铸	153

第四节	为赋新词强说愁	
	——艺术生命的游弋	167
第五节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自由生命的向往	182
第五章	悲怨文学生命机制的	
	委顿与更新	196
第一节	文人多数奇,诗人尤命薄	
	——千载孤愤的底蕴	196
第二节	万马齐喑究可哀	
	——委顿从何时开始	212
第三节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新的追求与幻灭	230
第四节	凤凰涅槃	
	——生命机制的更新	247
结束语		270
后记		277

第一章 悲怨：永恒的 文学主题

第一节 一则以喜，一则以悲

——人类情感的两极

乐与悲构成了高等生命情感世界的两个极端：快感和痛感。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作为一个生命实体，在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交互作用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一定的认识和态度。这些认识和态度由于具体的立足点不同，而总是以带有某些特殊色彩的体验形式表现出来。例如，顺利完成工作任务使人轻松和愉快，失去亲人带来痛苦和悲伤，遭遇危急可能引起震惊和恐惧，美好的事物使人产生

爱慕之情,丑恶的现象令人产生憎恶之感。所有这些喜乐悲愤等等都是人们具有某种独特色彩的体验。这些体验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却可以分为肯定性和否定性的两极:快感属于肯定性情感,痛感属于否定性情感。其他情感或多或少或强或弱趋向于两极。

从本质上说,追求快乐是现实中人乃至一切生命所遵循的普遍原则。依据弗洛伊德心理学之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人之生物本能的自我既无组织,也无统一意志;既不辨善恶好坏,也不懂道德价值,甚至于逻辑的规律,时间的流逝,对它也不再有效。它受快乐原则支配,不管客观情境如何,只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后快。正因为如此,它成了人格的原始基础和一切心理能量的源泉。弗洛伊德心理学曾以笼罩着泛性论怪雾而招致许多非议,也影响了理论本身的说服力,但就心理的深层分析来讲,这种“原欲”的心理动力理论的确也反映了人的某些本质。归根到底,人的一切创造性活动都是为了自身乃至群体的快乐,也始终受着快乐原则的支配。由此可以推知,一切不受阻碍的活动都导致快乐,而一切受到阻碍的活动都导致痛苦。生活中,当一个人的追求目标达到和实现的时候,他由衷地感到快乐,甚至于追求过程本身也构成了快乐的一部分。

然而,奇怪的是,当我们以此来审视作为人

类心态直接体现的文学时，却发现快乐原则在许多场合并未起作用，文学家们大都在尽情抒发着人生的悲愤和抑怨，甚至有把悲感作为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即所谓“以悲为美”的情况。这一点，甚至于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屡见不鲜。

传说中，西方世界高踞俄林波斯山上的诗神缪斯，时常就是以忧郁的目光俯视着大千世界。在诗神灵光的感召下，从古希腊罗马的哀歌、悲剧到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从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等人的人文主义悲剧到18世纪欧洲感伤主义流派，从拜伦的政治悲歌到果戈理、普希金的“流泪喜剧”，一直到近现代，悲怆抑郁的情调一直不断，并且进入了审美的层次。公元17世纪的英国作家弥尔顿，在作品中这样呼喊：

贤明圣洁的女神啊，欢迎你，
欢迎你，最神圣的忧郁！

德国诗人海涅也这样写道：

忧郁正是上帝的快乐！

英国的雪莱也有这样的名句：

最甜美的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

忧郁只是悲感的一种表现。心理学研究表明,悲感是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受到挫折以后的产物,可以说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它正是伴随着快乐来到了人世间。在不同的个人那儿,悲感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尽情发泄,成了不可遏制的悲愤,有的极力压抑,成了难以言诉的忧郁。前者构成了悲剧的情感基调,后者则导致了感伤郁闷的文学情怀,范围比较广泛。朱光潜先生说:“忧郁本身正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伴之以痛苦的情调。”(《悲剧心理学》第163页)福楼拜将人生悲苦发而为诗比喻为牡蛎生珠,他认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而作者的文笔却是更深刻痛苦的流露。然而从理论上讲,西方学者重视悲剧而轻视忧郁。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陶冶”到别林斯基“人类精神的永恒的本体力量的体现”,人们为悲剧情感勾勒了一条极其清晰的理论脉络。而除此之外的感伤和忧郁则没有如此的幸运,相反,一般论者都认为感伤和忧郁缺乏鼓舞人心的振奋力量。

总之,悲愤也好,感伤也好,都是属于更大范围内的悲即痛感情态的,尽管西方理论和创作实践有不同的侧重,但其以悲为主的倾向却

显然违背了人的本能追求的快乐原则的。

无独有偶，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悲怨主调在古代东方的中国也有所体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诗经》中的变风、变雅，《楚辞》中的政治怨愤和悲秋基调，到汉乐府中的悲凉的战乱诗章，从《古诗十九首》中对人生倏忽无常的悲吟到北朝乐府的苍凉咏叹，此后中晚唐新乐府和李商隐、杜荀鹤等人的诗歌以及整个五代两宋词坛的“幽婉”主思潮，由此我们还可以引伸到元明清戏曲小说中的悲怨情调。它们或是由于社会的黑暗（如关汉卿等人的剧作内容），或是由于理想人格的毁灭（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或是由于人生意义和生命追求的幻灭（如《桃花扇》和《红楼梦》等），人们对悲怨情致的抒发愈来愈深刻。如果说两汉之前这方面的表现还仅是悲哀怨愤的话，魏晋以后则发展为“以悲为美”、“意悲而远”的审美主调了（详见后文具体分析）。举凡怀乡、闺思、离别、伤乱、流徙，都进入了悲怨文学的范畴，占据了作家们的整个心灵，以致人们有了这样的夸张：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

梁·江淹《别赋》

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

北朝·庾信《哀江南赋序》

余历览古今歌诗……多因谗冤、遣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歿、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通计今古十八九焉。世所谓“文人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

唐·白居易《序洛诗序》

悲怨文学之盛，于此可见一斑。论者所谓“撰述每出于谗僚困穷，抒情言志尤甚，汉以来之所共谈”（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第936页），确乎反映了文学史的实际。其实，“愤忧怨伤之作”又何止是诗歌？戏曲小说也概莫能外。王国维曾为元杂剧中《窦娥冤》和《赵氏孤儿》“名列世界大悲剧中毫无愧色”而欢呼，至于《桃花扇》，则尤具悲剧魅力，当时的演出效果是：

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谢酒阑，歔嘘而散。

清·孔尚任《桃花扇本末》

更有甚者，以宝黛爱情纠葛和“四大家族”盛衰为题材的《红楼梦》，其后40回正是凭着时代变革的真实感受，打破了此前从《西厢记》到《牡丹亭》之皆大欢喜的大团圆格局，显示了悲剧美学的全新追求。黛玉焚稿断痴情、宝玉出家

归虚无，正是这些“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悲怆气氛和效果赢得了读者的承认。《红楼梦》之所以至今犹被视为民族瑰宝，誉满国内外，与这些“断肠”情节的设置不无关系。而与之同时及以后那些力图营造喜剧气氛和大团圆结局的种种续书却湮没无闻。以此观之，中国文人的“以悲为美”比较西方诸家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康德曾经提出一个命题，称作“二律背反”，即认为存在着两个相互排斥但又同样正确的命题之间的矛盾。这也可以用来描述我们目前接触的问题：一方面，人从本质上说都受“快乐原则”的支配而趋于乐，另一方面，作为与人性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学创作却大都以悲怨作为自己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而这两方面又无疑都具有合理性，尽管将二者放在一起却显示了针锋相对的矛盾。

应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换句话说，其中原因何在呢？我们面临的似乎是一个现代的司芬克斯之谜。